

目錄

CONTENTS

02 得獎名單

新詩

03 倒數的日子

04 魚雁

05 希望的渡口

06 鹽與甕

散文

07 約定

11 銀色月牙

17 另一種甜蜜的負荷

21 煙花

小說

24 走走

42 轉運站

攝影

60 慈祥的凋零

61 夕～軌條砦

62 塵囂中的古香

63 堅持

64 墨爾本之夜

新詩

第一名	倒數的日子	三恭 黎
第二名	魚雁	三義 張宛蓁
第三名	希望的渡口	二孝 辰 黎
佳作	鹽與甕	二平 瓜瓜 J.Y.

散文

第一名	約定	三義 張宛蓁
第二名	銀色月牙	二愛 陳澤宇
第三名	另一種甜蜜的負荷	二平 瓜瓜 J.Y.
佳作	煙花	三恭 黎

小說

第三名	走走	二信 樺
佳作	轉運站	二平 瓜瓜 J.Y.

攝影

第一名	慈祥的凋零	三平 林玟銓
第二名	夕~軌條砵	三平 李柏賢
第三名	塵囂中的古香	二仁 薰衣草
佳作	堅持	二愛 羅香寧
佳作	墨爾本之夜	一義 黃毓庭

感謝評審：簡嘉彤老師、郭柔辰老師、蒲基維老師、楊百菁老師、郭師貝老師、王薇茜老師、蕭薇琪老師、沈文凱老師

今年文藝獎投稿參賽作品十分踴躍、競爭激烈，恭喜得獎同學，大家持續努力，明年再接再厲！

新詩 / 第一名

倒數的日子

三恭 / 黎

倒數的鐘滴答滴答響
最後一秒的掙扎
猶豫紅白卡上的灰黑記號

胸口微悶
高濃度的二氧化碳瀰漫
昏昏欲睡
試卷上的字體成了朦朧的霧
螢光筆在空白處畫上了一層又一層紋路

午間的鐘是短暫的救贖
盛入碗中的迷人香氣
垂涎欲滴 入口即化

大口灌下濃郁咖啡
在清醒與困倦的邊緣徘徊
——若是
下肚的液體與分數成正比
我要跳進直徑十萬光年的咖啡湖裡



傍晚的鐘輕輕地敲
太陽被拉進地平線了
可頭上的光依然炯炯亮著

晝是晝
夜依然是晝
好像日月升降的週期變成一年
只好把自己埋進書堆裡
安安穩穩
睡個兩分鐘

評審評語 /

將生活之感融入不同層次的意象展現，末段詩意可愛。
意象顯明，時有佳句，頗有趣。

魚雁

三義 / 張宛蓁

魚群游向溪畔
游向咫尺的你
魚尾翻起層層浪花
那是對你的思念
在心底泛起的陣陣漣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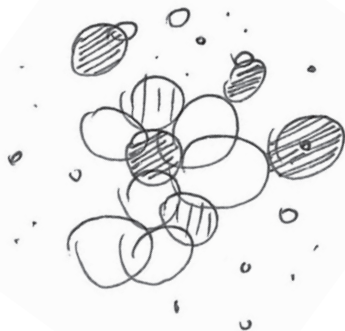
雁群飛往天際
飛往天涯的你
雁翼牽出縷縷雲線
那是對你的愛意
在心裡勾出的絲絲牽掛

魚雁相返
滿腸的思念 因風而起
纏綿的愛意 伴你而升
始是只於你 終是只於你

魚群浮向河畔
浮向咫尺的你
魚肚反射粼粼波光
那是對你的信任崩塌
在心底不再掀起 星星水花

雁群墜往山谷
墜往天涯的你
雁喙啣著綿綿柳絮
那是對你的不捨
在心裡因風吹散 縷縷敗絮

魚雁失序
斷腸的悲慟 因你而起
纏綿的心意 隨風而逝
始是止於你 終是止於你



評審評語 /

結構層次豐富，魚與雁描寫生動，展現魚雁往返相思之情。
結構有趣，善用意象。

希望的渡口

二孝 / 辰 黎

穿越了蜿蜒山巒 迢迢的
在妳珍珠白的波浪裙邊
堆砌起希望的石頭 一顆又一顆
彎彎如月的漣漪 蕩漾著驚嘆
純萃的湛藍裡 深埋著絢爛的寶藏
倘若 缺少了什麼
妳會把傷心刻在碎浪裡 氾濫
原本自信的弧線 就要潰堤

沒有妳 河流將如何釋放奔騰？
失去妳 鯨豚的天籟之聲誰來欣賞？
任憑 壞天氣頤指的巨浪 翻天覆地
我不敢直視 直到混沌都褪去

對妳的思念 宛若
機翼劃過妳心湖的煙霧 越遠越漫長
夜晚的妳 平靜如鏡
牛郎織女的光芒 糾纏倒映在胸口
仰望天上的北斗七星
一如映照在妳臉頰上的名字
如此動人 Malongayangay



評審評語 /

運用生活之物展現意象，豐富「思念」之意。
遣詞優美。

鹽與甕

二平 / 瓜瓜 J.Y.

塵封的相簿，纏綿的記憶
沁入心底的愉悅流淌在笑靨
這是阿嬤留給我的「我」

躺在阿嬤懷中搖呀搖 我聽著五指謠
趴在螃蟹車裡蹦呀蹦 我含著收涎餅
坐在校門口旁等呀等 我當著小學生
伏在木書桌前盯呀盯 我嚐著包糕粽
佇在春風臺上頌呀頌 我成著畢業生

願將她們醃製在陶甕中
多放點鹽粒 多放點砂糖 多放點陪伴
不求眷戀樣貌 只冀望保存回憶
可，這終究是貪婪的
漬物會發霉 時間會消逝 孩子會成長
誰能抵擋光陰的洪流？

未了
望見那流轉於阿嬤眼中的我
終究是個孩童
才想起她曾經傾訴的——祕密：
有一種孩童的模樣，取名叫疼愛
看著 永遠是一樣的



評審評語 /

意象顯明，情意溫馨。
主題明顯，意象富有情感。

約定

三義 / 張宛蓁

翌日晌午，窗外的鳥啼喚醒了夢寐中的我，我慵懶的打了個哈欠便坐起身來，秋風陣陣令我不禁打了個哆嗦，朦朧的意識被母親的呼聲給喚醒，原來是母親叫喚著我為其染髮，我的思緒伴著聲聲呼喚，帶著陣陣秋風，吹入腦海，回憶霎時掀起波波漣漪，兒時的記憶翻湧而至……。

記憶裡的時間軸緩慢地被拉回兒時的童年裡，那時母親的頭髮雖稱不上烏黑亮麗卻也青絲錯落，而我也曾在一张泛黃的照片中，望見母親青澀的學生面容，配上一頭黑鬢鬢的短髮，青春的樣貌是我說不出的陌生和熟悉，儘管回憶在腦海被我翻騰了一遍，我仍翻找不出母親已然白髮的模樣，我暗暗發思，懷著好奇卻也忐忑的心緒，亦步亦趨的走到

母親的身後，望向母親的那一刻，我所有的鎮定被按下了停止鍵，空氣彷彿也隨之凝結，無措、怔然和慌亂的情緒在剎那間一擁而上，我納悶且不解的反問自己，究竟曾幾何時，歲月竟能如此猖狂的在母親的髮絲上留下明目張膽的痕跡，是昨天還是前天？我承認我真的慌了，面對母親的白髮，我不敢面對也妄想逃避，然而滿懷的疑問，依舊不斷的衝擊我的腦袋，強制逼迫著我面對。

思來想去，似乎是在我成長的每一段路上，在我茁壯的同時，母親她也在慢慢變老，我暗藏在心底的防線慢慢被擊潰，我不願接受母親竟在悄然的老去，我顫抖的拿起扁梳，一邊小心的梳整母親的頭髮，一邊惴惴的細數白髮的數量，回手又拿起帶著染劑的梳子，一下又一下、一遍又一遍的在髮絲上游走，絲毫不敢停下手上的動作，我竟不自量力的想去遏止年華逝去所留於母親的印記，但我卻好像永遠掩蓋不了這個事實，滿頭的白髮，我能用染髮膏短暫的自欺欺人，可眼尾的皺紋、佝僂的身軀，

無一不在提醒著我所有事實，無力感從心底緩慢的擴散至全身，我是自私的，我不希望母親老去，不希望母親在我還沒有能力保護他們的時候老去，我害怕無情的歲月將母親越推越快，我害怕我成長的速度趕不上時光的飛逝，淚水在眼眶裡喧囂，它在等待時機奪眶而出，可是我不願讓母親發現我的情緒，我隱忍的壓下淚意，但我仍著實不忍面對眼前的一切。

那一晚我失眠了，我能明白人都會老去的道理，不過我就是無法接受母親正在老去的事實，我開始陷入自責和悔恨，自責自己曾經的年少氣盛，與母親的爭執不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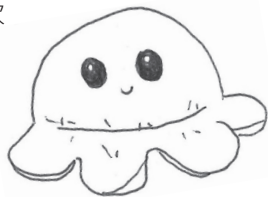
銀色月牙

二愛 / 陳澤宇

氣自己總愛讓母親操心，定是每次的爭吵、每次氣頭上的話語成了時間的幫凶，助長了本就不饒人的歲月，或許真是因此，母親的白髮才會如此猖獗的恣長，我悔恨不已。

乘著月色，我無力的向空無一人的夜色問道，我該怎麼做才能阻擋歲月的流逝？阻止歲月催人老的無情？縱使我早已淚眼婆娑，仍無人回應，或許真正的答案早已呼之欲出，我改變不了已成的事實，於是我向月娘祈求給我個彌補的機會，我望能成長得快些，牽起那雙因撐起一個家而佈滿厚繭的雙手，這次請讓我走在前頭，換我成為付出的一角，允許我分擔母親的憂與愁。

我倚於窗邊，許下了僅夜色與我知道的秘密約定，一旁偷聽的金風悄悄地將秋意吹上了我的心頭，自此留了個愁於心底。



評審評語 /

本篇描寫對母親的愛，訂題頗有創意，文筆雖樸實無華，但取材適切，題旨清晰，能充分傳達情感。

「沒有繁星的黑夜會失去它僅存的輝煌，而不是徒留恐懼與無知。」

夢醒時分，眼前的書桌是肉眼可見的狼藉，但我卻無心整理。我將純白的牛奶自冰箱中取出，我想此刻，也只有我們能夠聚在一起相依為命了吧。我一手握著牛奶，一手握著手電筒，獨自穿梭在看似寬敞實則狹小的客廳，來到了髒亂不堪的陽台，我又回到了原點。水龍頭年久失修，背後的磚牆甚至有些許剝落，所有都逃不過時間的磨損，留下點點痕跡。而陽臺雖然骯髒，但卻是唯一能夠看到整片星空的地方。今天的臺北市一如往常的寂靜，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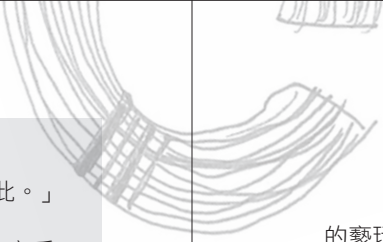
片大地也和大多數人一樣，正沉沉的睡著，不時會發出陣陣的鼾聲。此刻同在一片星空下的她，是不是也望著同一顆那最為燦爛的星星，在內心想著彼此呢？我不想知道，我不願知道，我不敢知道。堅強的外殼下，往往隱藏著最為破碎不堪的靈魂。

「憑空許下的叫做希望，勇敢抓住的才叫機會。」

「好噁心！」

這是最直接的感覺。我癡情於她羞澀的笑容，雖然說我和她並不那麼熟悉，如果沒有契機，我們並不常說話，更何況只是朋友之間平常的聊天，我們對於彼此的熟悉僅此而已，既陌生，又可悲。但我依然暗自喜歡著她，可能就像是所謂的一見鍾情吧，認識

她的第一個禮拜，我的心臟便隱隱有一種悸動的感覺，我想認識她，我了解她的一切，我想獨佔她每一個片刻的微笑，我想雙手環繞著她的身軀，貪婪的沉醉在她垂下的頭髮之間，給予她冰冷的雙手無限溫暖，我好想接近她。但接踵而來的現實，我漸漸了解一個無法撼動的事實，那就是她只屬於她自己。她並不屬於任何人，更不屬於我，即使我的心中那不斷燃燒的愛慕正吞噬我的理智，在無數思念她的時刻，我也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就算只是簡單的搭訕，正常的聊天。我只是會在她回家的路上不斷的迂迴，祈禱著內心的願望能夠實現，祈禱著她能夠迎面走來，就算只有一瞬也好。洶湧澎湃地走著，若無其事地走著，面無表情地走著，直到我的小腿因緊繃而疼痛不已，直到我跌坐在冰冷的水泥路上，直到我喘著氣痛恨自己的不足，願望也不曾回應我的期待。好懦弱的人啊，連跨出第一步都做不到，就算一切是如此地平凡簡單，我也做不到，難怪常常失去，失去自己，失去自尊，失去尊嚴，失去理智，失去勇氣，失去自信，失去機會，失去她。



「她是平凡得如此特殊，至少在我眼中是如此。」

我們兩人之間的生活圈自畢業之後便沒有絲毫重疊，她就讀於全台首屈一指的女子高中，而我只不過是一個平凡的社區公立高中，簡單的說，我們已經沒有合理的理由再見面了，她也已經擁有了新的生活，而我也加入了新的朋友圈，只不過我心中總是難以忘記她的存在，難以忘記她已經離開我的視線。我很想問問她？走出了我的世界，不知道在離別之後她過得好不好，生活有沒有比過往來的更加有趣，嘴角勾起的次數有沒有變得更多了一些，我其實並不是不知道，而是不想承認我的自作多情，在沒有我的世界中，她的笑容不再是曇花一現的存在。我也不對的質問自己，竟然我們都早已分道揚鑣，那我究竟還在執著於什麼，那一輩子都不會達成的願望嗎？俗話說：「退一步，海闊天空。」我的心其實早已如一望無際的大海般寬闊，也如同星羅棋布的夜空般灑脫，但總歸來說，仍舊充滿著她的笑顏。

「唯有自己能夠拯救自己，無論命運是如何天真的褻玩著你。」

我也騙過自己，騙我自己其實根本一點就不愛她，自私的不願意為她付出一切，為她捨棄一切，只想奮不顧身地抱住她，我認真地反覆詢問自己，你做得到嗎？就算這只不過是一個簡單而無趣的問題，卻也比世界的真理艱難，更加沒有結果。真正的答案其實就在我心中，只是我不願面對自己的缺陷，不想正視心中那無盡的深淵。我想它總有一天會吞噬我的一切，侵占我的身體，淹沒我的靈魂，變成一位天理不容的惡人，把我推向真正的深淵。如果那天的到來是多麼的猝不及防，我只希望當時她依舊能夠看看我，拜託了，就算我是一個惡人、一個罪人，也請妳不要離我而去，不要打從心底深刻地厭惡我，不要讓瀰漫著別離的大氣，成為我們兩者唯一的連結，我想要的，僅此而已。蒼白的銀色月牙，我願意虔誠的雙手合十，由衷地希望您能夠回應我的不安，回應我的無知。

另一種甜蜜的負荷

二平 / 瓜瓜 J.Y.

有一種困擾，叫作甜蜜的負荷，又作兩難的關心，至少我是如此稱之。

以前的除夕到初一，外公與外婆一直是孤伶伶地享用年夜飯，沒有孩子返家，興許是母親只有兩位存活的妹妹和一位早逝的大妹，又礙於女子初二才能回娘家的習俗。最近五年，母親時常想起老人家的寂寞，所以義無反顧地決定提早回苗栗娘家；兩位阿姨經常忙碌於各自的家庭，鮮少在過年期間出現。

至於那位已故的二阿姨，我對她大抵是沒什麼印象，應該說唯一一次見面，就是在倉庫中。幼稚園的時候，我喜歡在院子玩耍，偶爾也會跟著母親到倉庫探險。那裡很寬敞，足足有五十坪，還調高成兩層樓的高度，能容納的物品不勝枚舉，每次進到屋內，我都到處尋找有趣的玩具。然而，有一天我從櫃子上取出一隻大熊玩偶，欲離開



「我是如此的平凡，平凡得離奇，至少在我眼中亦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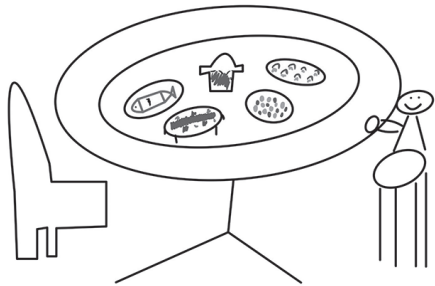
清晨時分，天空並沒有如童話故事般，獨自為我劃下一顆倏忽即逝的流星，任由我的寄託隨著時間消逝。本包裹著潔白彎月的夜色也正被絢麗的陽光驅散。不過，溫柔卻沒有因此將我的愁緒取而代之，愚蠢的我本來只有一個單純的想法，以文字書寫釋放我對她的渴望，可惜這麼做卻適得其反，心中的念頭不僅絲毫沒有減少，反而在心中不斷積累，直到溢出，直到崩潰，直到墮落。手邊的牛奶早已不再如此冰涼，我舉杯一飲而盡，面對著依然破敗的房間，再次回到了屬於我的陰暗角落，重新開始新一輪的輪迴，直到我放下她，也放過平凡的自己。



評審評語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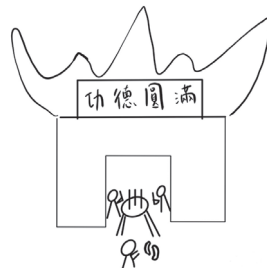
本篇是一篇單戀的自白，文筆沒有太多修飾，卻誠懇切實。談男女的情愫，單純而不黏膩，有清純自然之感。

時，陽光透過窗戶灑在一張邊緣泛黃的黑白相片上——一位臉型偏圓且扁平的女孩兒，一本正經地凝視前方，眼睛卻微微上斜，樣貌看起來有點不協調。我目不轉睛地盯著她，回想起母親從前提及過的二阿姨。1980~1990年代的醫療技術雖然比過往優良，但是遠遠無法與現今匹敵，要挽救一個普通家庭的唐氏症女兒，更是難上加難，因此在國高中階段，她便與世長辭……。後來，待我國小高年級時，再次佇足於那張用相框塵封的巨大照片前，才知曉何謂遺照。我絕口不提二阿姨的過去，因為媽媽、外公及外婆愛她，每回談到總是默默落下眼淚——死亡是一副枷鎖，套不住逝者，卻捆綁他們至親至愛的家人，時間的流逝終是洗不掉回憶與哀傷。即使我沒有經歷過那段有二阿姨的光陰，依然能從他們的雙眸中，感受到一股撕心裂肺的悲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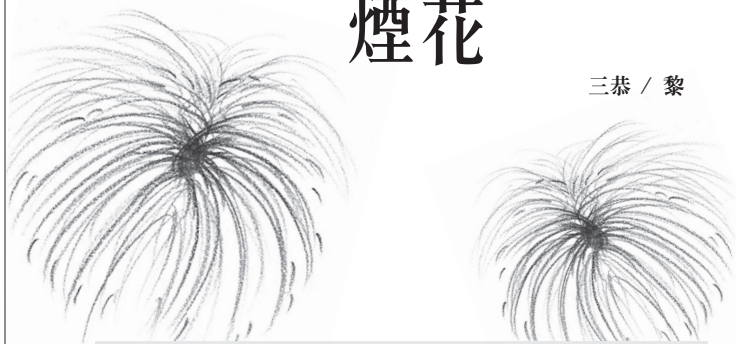
今年的新年假期，是學測備考的最後一年。隨著長期沒有充足運動的日子，我的免疫力不斷下降，平均每個月感冒一次。除夕夜晚上，不意外，依然在生病的狀態，所以吃飯時間沒有多停留，匆匆返回書房。房內的氛圍寧靜，隔音效果佳，連外公準備出門到寺廟參加活動的聲響也被阻隔。深夜十一點多，外公蹣手蹣腳走進書房，安安靜靜地站在一旁看我讀書。等我寫完一個單元，驀然抬頭，才發現他的存在。還來不及說什麼，一個印有金邊的紅絨袋便被放在掌心上，外公緩慢道：「這個送妳。不要只顧讀書，平常多曬曬太陽，別把身體弄壞。」說完，他便迅速關門離開。

當下，我楞住了！他不常和我單獨說話，當面關心的次數甚至屈指可數。輕輕將袋口往兩邊撥開，一個金光閃閃的一元復始擺飾及一張平安符赫然映入眼簾，是剛從廟宇帶回家的吧！這下氣氛更加沉默，因為我擁有支撐自己生命的信仰，需要順從的事情早已刻入骨子裡，不能收下其他宗教相關的物品，但是也沒把東西還給外公。我能隱隱約約



煙花

三恭／黎



猜測到——剛剛的外公回憶起二阿姨，她含笑九泉時，年紀與我相仿。其實外公知道我的信仰，也明白無法收下這些祈福的物品，大概是突然想起心愛的女兒也曾經承受肉體的疼痛，忍不住想用自己的方式祝福孫女。如此令人為難又溫暖的外公，我忍心拒絕嗎？猶豫許久後，我將它們放進邊櫃，既不違背信仰，也不刺傷他的心；或許沒能夠藏匿很久，可是至少不會立刻被發現。

外公的紅絨袋，給予我關懷的甜蜜，同時形成自身意念的負荷。在生命之中，「究竟要選擇外公的祝福還是深愛的信仰？」是一道難以回答的題目，而我選擇保留外公的心意，堅持自我目標。正因為明瞭一切的決定，所以格外珍惜他的愛心，也用說不出口的文字回應外公：「我會好好照顧自己，您也要活得越來越快樂。」既然無法忘記悲慟，不如努力接受並擁抱它吧！



評審評語／

此篇描述與外公之間的互動，文筆平易近人，情感表達真摯而不做作。

不知何時起，每當我看到繽紛絢麗的煙花在天空綻放，便深深著迷於那耀眼的光芒。如同繁雜生活的解藥，只要那片華美景色映入眼簾，全身的壓力立即雲消霧散，心靈的一角似乎正被慢慢填補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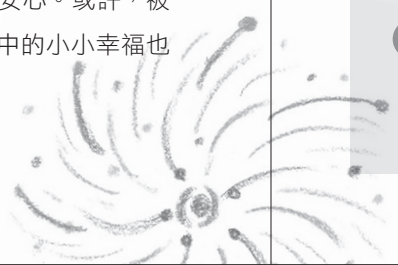
猶記幼年時，母親曾用她溫柔的口吻描述煙花的璀璨與迷人，每一次的綻放總給人意想不到的驚喜——「就像是人生呢！」年幼的我似懂非懂，只是張大嘴巴點點頭，這個話題便含糊帶過。多年之後，我才漸漸有了感悟，生活中確實處處藏著煙花，



可能是早晨出門的沿途綠燈、超商店員結帳時的淺淺微笑，乃至炎炎夏日在街角一隅撞見的沁涼豆花。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成了一朵又一朵的絢麗煙花，在心裡悄悄綻放著。

有使人心動的美麗煙花，當然也少不了給人驚嚇、如迷你炸彈突然爆發的煙花。它的光芒是黯黑色的，有時還沾染一抹腥紅色澤。在炸開的瞬間，胸口彷彿被撕裂般，令人痛不欲生。原來煙花還有這樣銳利的一面。如此詭異又駭人的煙花時常接二連三的出現，我甚至開始懷疑自己是否掉進沒有光的世界，必須永無止盡的待在這深不見底的暗淵？是否因為年齡的增長，需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價？而終有一日，我是否能從那片黑漆望見一絲光明？

幸好，偶爾竄出的可愛煙花點亮所有的未知與漆黑，心頭像剛曬好的棉被，暖烘烘、軟綿綿的，又像糖絲拉成一條條綿延不絕的甜與蜜，令人格外安心。或許，被黑暗襯托的光芒更加耀眼，在繁雜生活中的小小幸福也顯得更加美好吧！



母親後來沒再提及過煙花。不知是否因為年齡的增長，我發覺她不知何時開始帶起了一副濾掉光芒的眼鏡——她對繽紛美麗的煙花不再有感，對感人的電影情節不再掉淚，好像有人抽離了她對一切事物的興致。

唯一不變的是，母親對我的愛只增不減，似乎也有有一套屬於我的濾鏡——在她眼裡，我永遠都是那位臉頰紅通通、喜歡和她窩在一塊兒的可愛女兒，就算世界再黑暗，她總能找到從我身上散發出的、那一丁點的細微光芒。

「我能成為妳的煙花嗎？」我依偎在母親身邊，從被窩裡輕聲說道。

「妳一直都是。」母親慈愛的笑著，此刻，我終於看見母親眼裡的光芒。

我想，這就是最平凡簡單的幸福。

評審評語／

本文以「煙花」的意象來傳遞母愛，訂題能跳脫窠臼，取材平實，卻能充分反映親情。

走走

二信 / 樺

傳說，在每個月的第二個星期三晚上在海邊許願，就會有美人魚帶走你的煩惱。

「去走走嗎」

「欸申雪薇，妳怎麼也在這裡？」白劭宸頂著一頭惹人注目的金髮，絲毫不顧忌的翹著椅子往後靠。名為申雪薇的女生並沒有搭理他，只是咬著一根草莓味的棒棒糖，整了整有些不合身的制服。而白劭宸之所以這麼問，是因為這裡看起來跟普通學校並無二致，卻有本質上的天壤之別。



宿新中學，不分國中高中，專門收容世人眼中不安分守己的不良少年少女，地處偏遠小鎮，又鄰近海邊，遺世獨立一般地佇立著。

教室內有點嘈雜，混雜了電動遊戲的闖關聲、女生聊八卦的聲音，還有不知道哪裡來的，貌似是敲打木板的扣扣聲；以及一些煙味、進口的香水味、泡麵的強烈香味。申雪薇微小幅度的蹙了蹙眉，咽了咽口水，甜膩的草莓味在嘴中蔓延開，她心情才稍稍好轉一點。

前面傳來有些格格不入的高跟鞋踩踏聲，和輕輕敲打黑板的聲音，似乎是妄圖以這樣的方式引起他們的注意，或是讓他們安靜下來。

很明顯的，並沒有用。

「碰！」

突然傳來巨大敲擊聲，這明顯有用的多。

隨著一瞬間的安靜，穿著白色襯衣的溫婉女人一邊笑眼彎彎的揉揉手，一邊自我介紹道，「你們好，我是你們的班導師，教歷史的，我叫時雨。」

「我知道你們管不住，也不想被管，所以我沒有打算過多的干涉你們的生活和成績，之後有什麼問題還是可以找我，辦公室出門右轉第一間。」時雨頓了頓，「第一節課的老師請假，先自習，門窗記得關好，吵可以，但別影響到別班。」說完後時雨轉身回了她的辦公室。

真可笑，打著關心的名義，卻在他們一過來就開始揮舞放棄的白旗。

「真沒意思。」申雪薇腹誹道，把他們這些人集中在這裡，說白了只是讓他們不要成為好孩子的絆腳石。

撇了眼坐在教室最前方看起來唯唯諾諾的女孩，申雪薇咬了咬只剩下紙棍的棒棒糖，從口袋掏出一根新的。

行吧，似乎挺有意思。

「欸申雪薇，我聽說我們班有個女生坐過牢然後被送來這裡，我都覺得有點害怕了，我打個架而已不至於吧。」白劭宸八卦的對申雪薇說，其實他也沒有惡意，只是嗓門有點大，此話一出惹來不少注目。

申雪薇抬頭瞟了一眼望過來的吃瓜群眾，瞪了瞪白劭宸，「你小聲一點。」



申雪薇染了一頭粉色頭髮，長相又標緻，經過方才白劭宸的一番話，不少人望向他們，似乎有幾個人認出了她，和身旁的人竊竊私語著。

「妳是申雪薇？那個拿自己爺爺炒作的女生？」其中有個男生饒有興致的說。這句話再次在班上引起騷動，「啊就是她啊」、「粉色頭髮，難怪。」諸如此類的言論像雨後春筍般冒出來。

「碰！」申雪薇用力拍桌，「你再說一次試試看。」

申雪薇本就長得有點兇，加上她今天化了妝，看起來屬實不好親近的樣子，讓那個男生有點怕了，沒有底氣的說道，「網路上都這麼說啊，切，真以為自己是誰了，事實還不讓說啊。」

白劭宸聞言也怒了，他本就是申雪薇的好朋友，加上這場紛亂因他而起，出於愧疚跟義氣，他吼道，「你以為你誰啊，什麼都不知道就在亂評論，覺得自己很了不起嗎？」

男生本就是出於好奇看個熱鬧，現在碰了一鼻子灰也覺得莫名其妙，索性不和他們吵，自顧自地摔了門走了出

去。申雪薇還是冷著一張臉，加上剛剛一觸即發的氛圍，教室裡現在安靜的可怕，尤其他們兩個周遭，無人敢靠近。

直到其他人開始做自己的事情後，白劭宸看著身旁低氣壓的申雪薇，眨了眨眼轉移話題，「雪薇，我聽說宿新中學有個傳說，妳有沒有興趣？」申雪薇轉過頭，遞給他一個汽水味的棒棒糖，眼神示意他說下去，「謝了，」白劭宸接過糖，「傳說，只要在每個月的第二個星期三晚上在學校旁邊的海邊許願，就會有美人魚帶走你的煩惱。」

白劭宸看了眼申雪薇，「第二個星期三就是今天啊，怎麼樣，今天晚上要不要去那個海邊走走？」

人們喜歡將不確定的未來寄託在美好的事物上，例如轉瞬即逝的流星、堆滿硬幣的許願池，還有傳說中的美人魚，他們都乘載了人們口中的希望。

星星不會說話，只會默默守在皎潔月光身邊，日復一日看著浪花拍打上岸。

「欸白劭宸。」申雪薇在一片寧靜中開口，「其實你也知道那個傳說是假的對不對？」她盯著大海笑了笑，「我知道，你只是為了讓我不被那些人說的話影響。」

申雪薇之所以會被那樣評論，是因為她在來到宿新學院之前，有一段稱的上糟糕的過去。

十六歲生日那年，她染了一頭自己很喜歡的粉色頭髮，穿著學校的制服，帶著優異的成績單去醫院探望了被舊疾纏身的爺爺，她只是拍了張照片放在網路上，卻被漫天飛舞的謠言惡意中傷。

網路上有太多雜沓的聲音，有太多人把網路當成法外之地，他們躲在螢幕後面，以為造謠不用付諸成本，他們眼紅她的好成績，就用詆毀她來證明申雪薇並不優秀，還欲蓋彌彰的把這些醜陋歸咎於她美麗的粉色頭髮。

在這件事情之前，申雪薇是多數人眼中「別人的孩子」，她成績優異、待人親和、孝順有禮，不管是什麼事情都能很好的完成，也一直在挑戰自己，是一個善良優秀的孩子。



因為一張照片，越來越多人不分青紅皂白地指著她的鼻子肆無忌憚的謾罵和造謠，她覺得莫名和委屈，她不懂為什麼這些人都不願意聽她的解釋，她不懂為什麼僅僅憑一張照片他們就能斷言她做了些什麼，她更不懂這些人為什麼會對一個完全陌生的人帶有那麼大的惡意。

申雪薇不明白，這世界那麼大，怎麼偏偏就容不下一頭粉色頭髮。

她也反抗過，也收集過那些人攻擊她的證據，她為了自己勇敢過，但那些惡意卻越來越猖狂，壯大到能夠把她擊垮。

在許多午夜夢迴的時刻她會一次次驚醒，她變得敏感，會因為家人朋友一句無心的話就發脾氣，申雪薇覺得自己變得不像從前那個開朗自信的自己，她容易覺得疲憊、悶悶不樂，她越來越吃不下東西，更開始厭學，她越來越害怕面對同學的眼光，總是覺得芒刺在背，她無數時間都在想自己什麼時候才能逃離這樣泥沼般的生活。

她覺得自己病了，但又找不到治病的方法。

申雪薇變得頹廢，課業一落千丈，她知道自己不能再去看那些惡意言論，但她總是會在半夜驚醒，像是著魔一般的點開那些評論，一個人默默看完，然後呆坐到下一個天亮。

再黑暗總會有天亮，可是她仍舊看不到任何光芒。

後來，學校裡喜歡以多欺少仗勢欺人的校霸找到她，帶著玩味和譏諷的拿菸頭燙她的臉，說她為了紅不顧一切，說她是酒店的陪酒小姐，他們那天說了好多好多，但申雪薇聽不太進去，她覺得這世界真黑暗，把人死死踩在陰影裡，想掙脫又沒有力氣。

「哼，你爺爺就是這樣被妳刺死的吧。」某個化了濃妝的小太妹嘲諷地說，當天申雪薇發了瘋似的扯了那個人的頭髮、跟那些人打起來，後來就因聚眾打架被學校記過警告。

從那之後，再也沒有人敢在她面前說什麼，所有人像在避瘟疫一樣躲著她。

所以申雪薇成為了跟他們一樣的壞學生，她像他們

一樣喝酒打架，可是就算她從未傷害過任何一個無辜的人，卻還是被送到了宿新。

申雪薇聽著浪花拍打上岸的聲音，她再想起這些事情，已經沒有了最初的憂鬱了，可能她慢慢看清和放下了吧。這世間條條路皆崎嶇不平，可總歸是要往前走一走的，在天之靈的爺爺一定也不願意看她像如今這般頹廢吧。

白劭宸笑了笑，「雪薇妳記不記得，當年我們都還很小的時候，我因為長得胖常常被其他人欺負，妳是第一個站出來制止他們的。」

小時候的白劭宸吃得多，時常淪為小朋友的笑柄，那時申雪薇像個小大人一樣，站在他面前保護他，就算也被打了一頓，卻在面對白劭宸愧疚的眼神時，絲毫不在意的朝他笑了笑。



小小的白劭宸，從此腦海中對故事書裡頂天立地的英雄有了具體的想像。

「妳要知道，妳永遠會是某些人心裡的星星。」所以就算沒有美人魚的傳說，還是希望妳也能夠真的快樂、沒有煩惱，永遠真誠自在地做自己、成為自己。

申雪薇很想哭，從前的她被別人惡意抹黑、被踩在腳底下，她都沒有哭過，雖然難過，但她總覺得如果自己流淚了就代表她做錯了，可從始至終她分明一點錯也沒有。所以她每次都強忍著淚水，直到自己站在風口浪尖，準備和過去的自己和解時，有個人擋在她身前，輕聲告訴她，你會是某個人心底的星星。

大概是很感慨吧，如果當時正處於輿論中心的申雪薇能早點聽見就好了，也許她就能變回原本優秀開朗的樣子。

海風悄悄拂過，吹起海灘沙沙的響聲，吹亂女孩的頭髮，吹走了紛雜不安的思緒。申雪薇覺得自己好像被治癒了，也許那個關於美人魚的傳說所言非虛，似乎正有著什麼力量默默帶走了她的煩惱，她有一瞬間覺得自己釋懷了。

不是原諒、不是遺忘，只是想放下了。

她不願再拿別人的過錯來束縛自己了，也許未來某一天她又會再陷入漩渦，又再次懷疑自己，但她只要有了這一刻的放下便足矣。

「我們該回去了。」申雪薇輕聲說。

白劭宸沒有搭話，只是陪著她站起身。

「啊！」在返回宿新的路上，白劭宸突然驚呼。

申雪薇蹙著眉回望，頗有責怪他為何大驚小怪的意味。「妳看那裡。」她順著白劭宸的眼神看過去，見到了一個搖搖晃晃的身影，然而再定睛一看，那個人居然是他們班上那個唯諾安靜的女生。

申雪薇下意識皺眉，她也有過那樣的身影，她也曾一個人站在宇宙的陰暗處，孤單的像被全世界遺忘。

所以她走向了她。

「同學，我是申雪薇，沒記錯的話……」她微微一笑，「我記得妳叫做姜檸，對吧？」

自從在海邊遇見姜檸之後，申雪薇總是拉著白劭宸去找她，每天黏著她一起吃飯、聊天、走回宿舍。

不過姜檸總是沉默，所以在大部分的時間裡，都是申雪薇和白劭宸自顧自地說話。

從外表來說，姜檸無疑是大人口中的乖學生，她本本分分的做著這個年紀該做的事情，沒有特別突出的地方，她很安靜內斂，卻也很透明，是一眼望過去不會被注意到的存在。

但她身上有種不能言說的冷淡疏離和破碎感，她沉默的背後好像藏著很多故事，申雪薇想，也許那些故事就是姜檸這樣的乖女孩會來到宿新的原因。

所以申雪薇試探著接近她，在她以前面對那些惡意時，沒有人能站出來保護她，所以在遇到其他女生也可能遭受著世界的惡意時，申雪薇沒辦法做到視而不見。

但她不知道能用什麼方法幫助她，所以她用這種方式笨拙地靠近姜檸。



某天放學，申雪薇從口袋裡摸出了幾支棒棒糖，遞給白劭宸一支汽水味的，塞給姜檸一支和她嘴裡一樣味道的草莓棒棒糖。

姜檸看著手中忽然出現的棒棒糖，說出了他們認識以來的第一句話，「我不喜歡草莓。」

姜檸話少的離奇，所以申雪薇一開始愣了愣，懵懵的問她喜歡什麼口味。

「..... 檸檬的。」姜檸似乎是有些不好意思，聲如蚊蚋的說。

申雪薇嫣然一笑，「好，我以後都幫妳帶。」

那天之後，申雪薇口袋裡只剩下檸檬口味的棒棒糖，姜檸的話也慢慢變多了，不再只是申雪薇和白劭宸唱雙簧一樣的聊天了，甚至有時候，姜檸會主動詢問他們要不要一起念書或吃飯。

申雪薇覺得一切都在變好，她結交到好朋友，學業和生活也都在漸入佳境，她慢慢相信自己值得一個更好的人生；而姜檸好



像也慢慢的在敞開心房，漸漸地會對他們敞開笑顏。

直到某天，姜檸不見了，沒去學校，也不在宿舍。申雪薇和白劭宸找了很久，連海邊都去了，卻始終沒有找到姜檸的身影。

那天，是十一月的第二個星期三。

申雪薇回宿舍後，從一個拆過的紙箱裡拿出了一幅畫，那幅畫帶著畫框，雖然邊緣有些泛黃，但卻一點灰也沒有。

那是申雪薇前幾年從一個小小的拍賣會上拍下來的一幅畫，畫很美，但真的讓她買下這幅畫的原因卻是因為畫作的作者。

這幅畫是一條美人魚的背影，她坐在石頭上，身朝落日，卻回眸一笑。

這幅畫的名字是《美人魚之淚》。

申雪薇看到這幅畫的時候便被震撼到了，後來她輾轉得知，這幅畫的畫家是因為她的媽媽臥病在床才決定拍賣自己的作品的。所以她才毅然決然地買下了這幅畫，用自己的方式幫助了素未謀面的陌生人。

那位畫家，叫做檸檬糖。

不知道為什麼，在申雪薇看到姜檸的第一眼，她就想起了這幅畫，所以她拜託她媽媽把這幅畫寄到這裡來。

申雪薇有預感，姜檸一定和這幅畫有關。

隔天，姜檸正常出現在了教室。申雪薇鬆了一口氣的同時也示意白劭宸不要過問，兩人自然而然地坐過去，遞了一根檸檬味的棒棒糖給她，誰也沒有多說什麼，好像昨天姜檸沒有消失，三人很自然的談著天。

直到上課鈴響，白劭宸回到座位，申雪薇才開口。

「姜檸，放學後我帶妳去看一個東西好不好？」

放學後，申雪薇帶姜檸去了她的宿舍房間，給她看那幅《美人魚之淚》。

看到那個背影，姜檸呼吸一窒，表情有一瞬間的破裂。但她隨即笑了笑，「沒想到妳就是買下這幅畫的人。」

「妳好，我就是檸檬糖。」

自姜檸開始懂事以來，就沒有「父親」這個概念，她從小就跟媽媽相依為命，別人家爸爸能做到的，她媽媽也可以完成得很好，她能一肩扛起家計，卻也不會缺席女兒的每次成長。

姜檸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在畫室學畫，她的畫作裡，有廣袤的蒼穹、幽藍的海，神話裡的獨角獸和傳說中的美人魚，有一切美好的象徵，小小的姜檸，有一個簡單純粹的世界。

曾經，姜檸的夢想是成為跟媽媽一樣的人，做一個頂天立地的女子，守護自己想守護的人，溫柔而強大。

但後來，她心中最強大的人病倒了。

那年，她才十五歲。

她母親從前存的錢對於龐大的醫療費來說只是杯水車薪，她只好開始拍賣自己的作品。她用「檸檬糖」這個名字，頻繁出現在各個拍賣會，做流浪畫家、四處打工，一點一點的把錢存起來，想要治好媽媽的病。

但就算這樣，她也沒有把《美人魚之淚》拿去拍賣，因為她媽媽說過，她最喜歡美人魚了，她們的眼中充滿對世界的好奇和希望，而背後有一整片自由。

那是她媽媽最嚮往擁有的東西，她曾經擁有過，但後來她的愛人離開了她，在那之後，除了姜檸，她一無所有。

姜檸總覺得，留著這幅畫，就能保護媽媽，保護她心中最美好的存在。

不過後來，媽媽的病情惡化，她迫不得已將這幅畫賣出去，換取更多的錢來替媽媽治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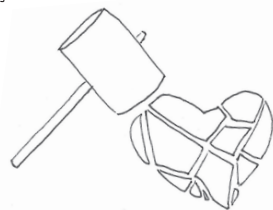
姜檸心想，也許美人魚會原諒她，只有這樣媽媽才有活下去的希望。

「雪薇，我還有很多話想告訴你，如果你願意聽，今天晚上在我們認識的地方碰面吧。」姜檸笑了笑，「也一併告訴劭宸吧，到時候我會告訴你們，我的故事。」

晚上的海風很溫柔，星星點點撫慰著過往的傷痛，受傷的人才能夠短暫的敞開心窩。

三人並肩而坐，卻陷入一片沈默，只是靜靜的看著海浪。申雪薇和白劭宸都在等姜檸開口，卻誰也沒有催促。

「昨天，是我媽媽的忌日。」姜檸笑了笑，曾經的回憶隨著海浪被一層層捲起，攤開在三人面前，毫無遮掩。



三年前，姜檸四處打工、拍賣作品，好不容易籌措到了媽媽的醫藥費，眼看著媽媽終於一點一點好起來，她以為生活終於給了她轉機，以為她們母女能回歸以前的生活，以為她已經成為了和她媽媽一樣溫柔強大的人。

直到媽媽的身影從醫院消失，姜檸的希望一點點崩塌了。

她報了警，等警察通知她找到失蹤人口時已經是晚上，所有人都低著頭。姜檸看見她的媽媽渾身濕透，警察告訴她，他們發現她時，已經沒了呼吸心跳。

最愛她的媽媽，跳海自殺了。

掃描 QR CODE 完整閱讀➡



評審評語 /

敘述流暢，對於畫面及人物的形象塑造頗豐富，能層層掀開不為人知的過去，帶著療癒的文筆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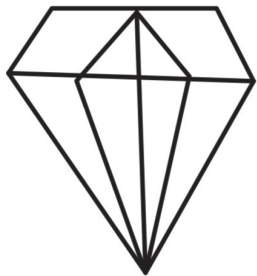
轉運站

二平 / 瓜瓜 J.Y.

誰能用一段時間，告訴一個傷痕纍纍的靈魂，「存在」是為了什麼？

序章

西元 2022 年 12 月 25 日，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殺人，把自己殺死在破舊的小公寓裡。屋內閃爍的微弱暗黃色燈光，將鮮紅的我釘在潔白的牆面上，看起來特別違和，也異常沉重。隔著簡陋的牆壁，鄰居的孩子正一邊拆聖誕禮物，一邊和父母分享學校的趣事。嘻嘻哈哈的歡笑穿透壁面，也刺穿我項鍊上的鑽石。



啊，好羨慕，難道這就是上天開的玩笑嗎？連生命最後一刻都少不了揶揄。我闔上雙眼，漸漸感受不到肉體的疼痛，也失去心靈的情感。

第一章

當我再次睜開眼睛，前方是一片白茫茫的天地，沒有顏色，沒有人類，也沒有聲音。我楞坐在地上，正不知該如何是好時，一道冰冷的聲音在耳邊輕聲道：「妳好。」我猛然回頭，一位十七、八歲穿著白色鑲著銀邊袍子的少年，赤腳蹲在身旁。他耳垂上的灰藍色玻璃吊飾自動搖擺，發出風鈴「叮噹叮噹」的清脆音調，單純而安穩。

「你是……天使嗎？」我疑惑地問。

「不是，我只是生命轉運站的引路者，編號 5123，負責引導靈魂、替人改名。記得——妳現在的名字是空然，不再是顧淶唏。妳為什麼死了？」他公式化地解釋，一點都不拖泥帶水。

我一時想不起來具體的原因，只記得當時的想法，便含糊回答：「唔，大概是上輩子過得太心寒吧！除了自殺，沒別的選擇。」

少年微微停頓，像是想起什麼似的，「既然如此，我帶妳回到上輩子的五個人生點，以第三視角重新經歷。妳無法改變任何情節，只能放下曾經感受到的『痛苦』，因為強行消除，將來會再想起。」

「將來？在這裡生活不需要煩惱過去啊！」

「愚蠢，妳未來還是要以另一個身分回到原本的世界。如果不跟我離開，繼續待在這個空間，明天靈魂會碎裂，全部記憶翻湧上來。」少年冷酷地道出事實，語氣中夾帶幾分厭煩。

「走，我跟你走。」我無能為力地咬緊牙關。當初不過是渴望結束殘酷的現實，假如真要為此魂飛魄散，著實傷口上撒鹽。



第二章

俄頃間，我回到八歲。或許是從小搬家次數頻繁，因此記憶中的「家鄉」，便是斷斷續續居住五年的城市。偌大的室內沒有一盞點明的燈，冬晨的陽光灑進來，相當微弱，與吵雜的環境形成強烈對比。「我」縮在餐廳的牆角啜泣，眼前的桌子雖然高一點，逆著光，卻能隱約看見兩個大人的身影。

眶啞——

一個鋼碗砸在腳尖前，「我」卻沒有抬頭，反而深深埋入兩腿間，口裡不斷說著對不起、我錯了、拜託不要再吵之類的話語。不清楚過多久，也許是兩小時，一切都恢復原有的寧靜。媽媽看向角落的「我」，對爸爸責備道：「你看，因為你的關係，孩子現在覺得是自己的錯。」爸爸一言不發，只是將「我」緩緩扶起。

這段回憶沒有預想中的冗長，僅僅到這裡便結束了！我沉默地望著，內心沒有一丁點波瀾，彷彿那段回憶裡的人不是「顧淶唏」，不是過往的我。

「喂，他們在吵離婚嗎？」5123 似是洞悉一切，對這種情況相當有經驗。而我眼神空洞，許久才反應過來，冰冷地回應：「嗯，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原本是要一起回外婆家。其實第一次知道媽媽想離婚，是在七歲。」

那天夜晚，因為失眠的緣故，只好安安靜靜躺在床上。突然，一道尖銳刺耳的玻璃聲夾雜怒吼鑽進房間！我雖然顫抖身子，卻依然躡手躡腳地打開些微的門縫，右眼張望一下——昏暗的客廳光線下有兩個人，一個瘋狂扔擲餐具，另一個坐在沙發上意外冷淡。我沒膽子繼續看，緩緩關起門，一腳縮回床上，用棉被照住全身。從此以後，我睡覺都會用被子罩住大部分身體，增加安全感。

但願眼前的一切，只是一場夢。

「妳的母親為什麼想離婚？」5123 的長睫毛好奇地眨兩下。

「後悔吧！結婚沒多久，因爸爸的家族關係複雜和易躁的個性，



而得憂鬱症。三年後，為了爸爸想要孩子的心願，產後服用兩年的藥，始終無法平緩情緒……」更別說完全喜愛這個女兒。

「會不會妳的父母只是『吵』，並沒有真心想離婚？也許那是一種他們抒發怒氣的方式。」

「你覺得有可能嗎？相愛的人難道動不動談分離？每當媽媽講到她和爸爸以前的故事時，一定說：『如果當初沒有遇到妳爸，我今天想去哪裡，就能去哪裡，不會什麼都做不了！』你能懂我當下的心情嗎？」我的雙眸充滿不屑，冷笑般地諷刺 5123。

用一句話總結我一輩子，一副比我知曉事實的態度，著實令人不悅，而死亡的犧牲顯得廉價。男孩嚴肅地凝視我，嗓音低沉道：「妳也不懂我。」

聞言，我的瞳孔一縮，還不明白男孩話語的意涵，周遭倏忽成盤古開天之際，一片黑沉渾沌使我措手不及地降低身子，沿著地面四處摸索。欲向 5123 詢問情形時，一連串女孩的聲音貫入耳朵——笑的、哭的、怒的，起起伏伏的情緒湧入腦海，我卻不明白這些是什麼；急

的、緩的、慢的，上上下下的心跳充斥在胸腔，我很清楚那些不屬於空然。

記憶裡，若有似無的過去浮現，從嘈雜的爭吵中，依稀聽見對話的聲響，媽媽抱怨家庭生活、爸爸要求我培養專長、老師催促我考好成績……。這些日子雖然稱不上幸福，但是確實在擔憂與壓力之下，找到新的平衡點。這一切對顧涑晞而言，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卻相對撕裂已經脫離世界的空然的傷疤。在黑暗之中失去視覺，聽覺顯得敏銳，尖銳的話語硬生生闖進耳蝸，容不得拒絕。我緊蜷雙腿，只想在混亂之中，悄悄逃過一劫。

第三章

炎熱的陽光普照一個陌生的臉龐上，是我再熟悉不過的畫面——堂姐挽著朋友的手臂，兩人有說有笑，而「我」與青梅竹馬劉翊濤正前往教務處繳交資料。在眼神交會的那刻，「我」興奮地朝堂姐揮手，這是我們心有靈犀的默契，以往心情再差勁也會有的禮貌，然則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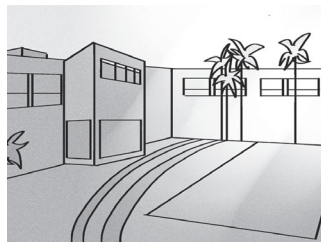
次她擦肩而過，一個多餘的眼神也不願意停留。「我」感到十分詫異，還未放下的手掌尷尬不已，好一會兒無法回神。

晚上回到家後，「我」邊享用晚餐邊告訴家人今天發生的事，說到最後，恍恍惚惚地詢問：「為什麼堂姐不跟我打招呼？以前明明都會啊！」

聞言，媽媽停下筷子，面無表情地盯著「我」幾秒後，才轉頭跟爸爸說：「是你大哥、大嫂做的吧？下手這麼迅速。我還沒禁止我家的孩子跟他們說話呢！」

爸爸沒有抬頭，繼續大口吞嚥碗公裡的麵條，看似毫不在乎的舉動激起媽媽怨嘆，她不留情碎念：「就是你這種懦弱的個性，才老是被你大哥、大嫂詐騙，我也被你爸媽碎念『媳婦就該做這個，媳婦就不該做那個』，吃飯不得安穩，所以才不想回你們家吃年夜飯！」

「我」震驚地聽完這一席話後，表情比爸爸更加沉重——原來在我出生



前，家裡發生過的事，遠比我預期的多且複雜。媽媽整整抱怨三十分鐘，氣沖沖拋下一句「在處理好你們家的事之前，年夜飯就回我家吃」，便走到廚房。我楞是凝望依然沉靜的爸爸，他像是自言自語著：「妳媽媽情緒不穩定，多包容一點，不要起爭執。」

自此以後，爸爸的話似是預知的命運，如影隨形。

「妳是新一代的晚輩。」熟悉的男音敲醒回憶中的我，「這個社會主要以上一輩或是上上輩的人為主，很多觀念早已植入在他們的想法裡，譬如『男尊女卑』。不能說這個是絕對的錯誤，只能說年代不對，過往的先人確實需要以此訂定一套社會規範。時過境遷，伴隨女權主義高漲，許多人士站出來改革；反之，亦有部分的人不贊成改變。」

「每個人都是一個生命體，理應有的適當的待遇，反對者難道覺得刻板印象很適合嗎？為什麼不改？」一塊大石頭壓在我心上，不是痛，是悶。

「假如妳是素食者，那麼明天早餐會立刻吃大魚大肉嗎？」5123 打破沉悶，試圖以較緩和的氣氛帶過。

我思索一會兒，不是很願意接受這般想法，卻也覺得

以客觀角度而言，確實有道理有道理，便問：「難道沒有辦法改變任何現實嗎？」5123 會心一笑，從容不迫答：「understand and tolerate——先理解對方的思考邏輯與立場，嘗試包容他們，才能真正解決問題根源。這聽起來是教科書的答案，卻是眾人用盡一生也難以實現的事。」

我使勁地點頭，不過內心滿是落寞，因為很清楚自己做不到。5123 望穿這個憂慮，並沒有不斷鼓勵「一定」能達成，反而輕輕彈指，將我送往第三個人生點。

第四章

空蕩蕩的 415 教室中，夕曛斜照，唯有「我」坐在位子上，直直盯著黑板上的自己的座號——34。回想今天音樂課時，老師公布「我」通過合唱團考核，得到正式錄取，劉翊澔也有問要不要參加，他說如果「我」要，他可以陪我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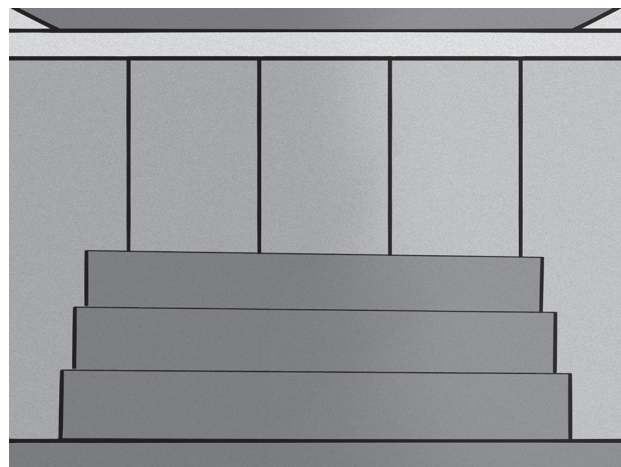
可是媽媽會同意「我」加入嗎？

睡覺前告訴媽媽這個消息時，她的表情驚訝無比，一方面是在小學二年級時的破格錄取，「我」毫不猶豫地拒

絕加入合唱團的邀請，二方面是「我」很少有意願主動學習一項才能。

「好，只要不影響課業，妳就參加吧！」她鬆口道。頓時，空氣不再沉重，背景音樂的旋律也輕快起來，一位小天使在頭上吹響小喇叭。謝天謝地，她不知曉「我」進合唱團真正的目的是遇見堂姐！

然而，進入合唱團訓練後，「我」才發現：堂姐因為已經六年級，可以決定要不要繼續留下來，而她選擇不要！對「我」而言，簡直是晴天霹靂，可是沒理由退團，只能



咬牙撐過所有培訓。久而久之，「我」愛上歌唱，甚至在畢業前夕仍然不捨得離開合唱團——其中參雜對堂姐的思念，明明是親戚，也是曾經最好的朋友，現在卻無法訴說任何話語。

「怕你飛遠去 / 怕你離我而去 / 更怕你永遠停留在這裡 / 每一滴淚水 / 都向你流淌去 / 倒流進天空的海底……」我輕輕吟唱一段〈大魚〉給 5123 聽，並將歌詞的意義以歌聲送給過去的自己 and 堂姐。

「妳的聲線很優美，彷彿精靈般的輕巧，又以磁性感襯托，有一股能打動人心的力量！」5123 點評道，而我以笑靨回應。國小的顧淶唏獲得如此讚美一定會興奮不已，可惜那個我，在國中三年級就破滅了！在課業與人際壓力的淫威之下，容易胃食道逆流，胃酸沿著食道竄流，導致聲音越來越沙啞，喉嚨偶爾會乾咳或是隱隱刺痛。醫生謹慎告知，盡量舒緩壓力、保護喉嚨，胃痛可以吃止痛藥，不過吃多會有抗藥性，最好減少服用。至此以後，胃食道逆流斬斷歌唱的夢，成為不再唱歌的藉口，掩蓋堂姐在記憶中的樣貌。

「一切都沒事的，在生命轉運站裡不需要在意人間所受到的限制，妳可以隨心所欲地唱歌。」

「謝謝，沒想到你還會安慰人，跟第一次見到時，不太一樣呢！對了，你為什麼是生命轉運站的引路者啊？」

「呃……這……我死後來到生命轉運站，管理者看這雙眼格外無神，便將我化為引路者。」5123紅著眼眶道，「當然，留在生命轉運站要付代價——忘記大部分往事，僅能記得心痛的感受，我……」5123的聲音越來越小，不得已，於是我上前拍拍他以表安慰。他說想一個人靜靜，我便點頭答應，讓他傳送到下一個人生點。

第五章

微微陰暗的天空，蒙著憂鬱的紗——十二月的天氣大多如此，可是天色並不阻擋學校喜氣洋洋的氛圍，畢竟二十五號的聖誕節是一年一度的重大節日。「我」心裡也喜歡聖誕節，只是不習慣參與同學的活動，所以在放學時間便匆匆離開教室，待在校門口等待劉翊澔，準備和他一

起回國小校園。他是唯二的竹馬之一，從幼稚園認識到現在都彼此玩鬧，俗話雖說「越打感情越好」，但是我們「不打依然相識」，更是同學眼中的摯友典範。

然而，今天「我」左等右等，就是沒望見劉翊澔的身影。三十分鐘後，他終於出現了！身旁有一個女生，是以前課後班認識的同學。

「走吧，才藝班的時間快到了！不趕緊過去，會影響學弟妹上課。」「我」快步走到劉翊澔身旁，他左看右看，才悄聲道：「妳在轉角口等我，我先送同學到車站。」說完，便回頭繼續和那位女生聊天，「我」僅是皺一下眉頭，二話不說走到轉角口一側。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天氣凍得指節慘白，當他才再次佇立於腳邊，早已過十五



分鐘。「走吧！我們回去了！」這次換他道，「我」心裡多少有些不滿，等候四十五分鐘也沒聽見一聲不好意思，於是回應：「今天怎麼這麼久？」

「社團課在慶祝聖誕節，有點耽誤。」劉翊濤笑瞇瞇道，那雙眼睛彷彿笑成一對彎月兒。相比之下，「我」的沉默不語顯得凝重，或者說是心頭沉甸甸的——他難道不知道「我」在乎守時嗎？抑或著上國中後的這四個月比較

少見面，他就遺忘了？答案顯然是後者。「我」凝視著劉翊濤，原本就不會笑的嘴角此刻看起來更加陰森，而他也不曉得該說什麼，便轉移話題道：「我以前都要稍微仰頭跟妳聊天，現在終於換我比妳高了！」

沙沙沙——

人行道上茄苳樹的輕輕作響取代回應。這是活了十三年，第一次聽到同年齡

的人跟「我」比身高，頓時措手不及，也就更加安靜了！兩人默默不語地穿過一個黃棕色園子，各想各的事，也就是在這一段時間，「我」做下一個至關重要的決定——朋友關係暫停吧！

「劉翊濤，我以後沒辦法陪你一起回來上課了！吉他班的學弟妹需要一位能夠準時到班的學姐。」站在小學對面，背對著他，眼前景象竟是一片模糊，理智也不如剛剛清晰，究竟是嘴巴呼出的白霧，抑或是淚珠遮擋雙眼？「我」不禁抬手胡亂抹臉，那個角度，他看不到。

日後，遇見劉翊濤的次數急劇下降，宛如不在同間學校般，即使面對面，也是寂靜和陌生的代名詞。隔年三月，一位小學朋友在高年級班群開玩笑寫：「@ 劉翊濤你最近還會和顧涑晞回國小校園嗎？」而劉翊濤回覆：「沒啊，不知道她最近在『鬧』什麼。」

「我」的心裡頓時冒出一團火球，燃燒得旺盛，直至理智線，激動地在群組上放狠話。而他也不示弱，最後一句「反正妳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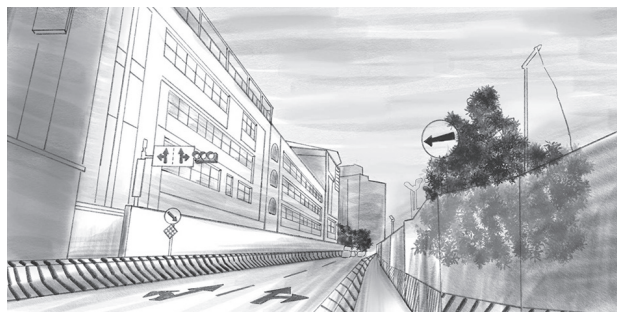
會退群」，促使「我」義無反顧地退出群組。過不上幾天，一位高年級到國中都同班的女生——江佩歆發來退出群組後的聊天記錄，內容不外乎是過往朋友的不解與謾罵，他們都相信劉翊濤的說法是唯一正解，很講義氣地發誓要討公道。讀著讀著，「我」的手指不禁顫抖，火速把所有同學的帳號封鎖，除了不久前成為好友江佩歆。

劉翊濤怎麼這樣對待「我」？連一句對不起都沒有。七年美好的友情、七年同班的回憶，約定一塊玩耍、讀書、比賽……，還要上同一所高中。此刻，全部理想和交情竟化為泡沫，不復以往。

漫長的半年，「我」每天手寫文章紓壓，並且在床上嚎啕大哭至睡去；上學時刻則是當老師們眼中的乖學生，卻在同學面前隱約表現出各方面的優越感，暗暗貶低他人，長久下來，便被眾多同學厭惡，卻毫不自知。

國中八年級的校慶，被班導師選為組長，負責其中一條攤販項目，「我」相當興奮能和江佩歆及另一位友人同組，有熟人總是自在的多。假日時，大家相約咖啡廳準備販賣的物品，也就在那一天，不小心聽到江佩歆對另一位友人說：「要不是因為妳的關係，我才不會跟顧淦唏選一個組。她喜歡劉翊濤，忌妒那個一起放學的女生。」

聽完，「我」的腦袋一片空白，雙腿卻下意识快走回座位。待反應過來之時，再也不願意與她們太過接近，不斷地疏遠，那位友人甚至曾多次過問：「妳和江佩歆吵架了嗎？」「我」不想說是聽到那句話的緣故，只好隨意帶過：「沒有啊，不知道要聊什麼而已。」



掃描 QR CODE 完整閱讀➡



評審評語 /

結構完整，能扣合轉運的意象，以回顧推演劇情，實屬佳作。

慈祥的凋零

三平 / 林玟銓



快門剎那間拍下的不是落日海景，而是今日鄉鎮的孤淒。

屹立的石柱，用著慈祥口吻偷偷地告訴我，其實他也曾絢爛過。

如劃破天際即將墜入餘暉的雲彩，都透露著我們都將會有凋零的時刻。

致二林溪口及我們的一生。

評審評語 /

天空劃過的飛機雲形成一個鮮明的主題，海口河岸景色細膩，帶給觀賞者寧靜且孤寂的感動。天地海的構圖，畫面選擇佳構圖好，也有故事性，光影亮暗的選搭，光彩與背後艱辛的堆砌。

夕～軌條砦

三平 / 李柏賢



薄暮時分，我獨自一人走在金門的海灘上，望著夕陽餘暉灑在上面，一座一座的軌條砦沿著海岸線蔓延下去，軌條砦與太平洋述說著曾經的國軍為了守護台灣這個寶島而奮力抵抗的輝煌事蹟。

評審評語 /

戰地風景對映城市的輪廓有故事性，對觀者而言是一次深刻的思考與感受之旅。地平線取景構圖合乎美感，色彩濃烈，光影效果迷人。構圖層次佳、時間與畫面選擇恰到好處。

塵囂中的古香

二仁 / 薰衣草



一走進孔廟，矮牆與屋簷結合，像是圈住了藍天，隔絕了城市的紛擾，行於廊下，無處不在的精美雕刻更是引人駐足。拍攝上將枝葉一同拍攝作為前景增加層次感，與橫斜的屋頂一同形成有如不規則分割畫面為三份的手法。

評審評語 /

透過攝影保存和傳承古蹟的價值與美感，頗有古今對比的巧思。
乾淨、彩度佳的設計。

堅持

二愛 / 羅香寧



雖然這朵花已經有些殘破，卻依然頑強地生存著，即便經歷了風吹日曬的考驗，仍舊堅持綻放，展示了生命的韌性與堅強。

在人生中，我們總會經歷許多困難與挑戰，但是只要堅持下去，就像這朵花最終開成了美麗的模樣，我們終究會找到屬於自己的路。

評審評語 /

這張照片捕捉到了花朵的美感，展現了生命的脆弱和堅韌。透過對焦和構圖的選擇，突顯了花朵的細節和質感。以前景及景深凸顯主角，具意象符號企圖。

墨爾本之夜

一義 / 黃毓庭



漫步於墨爾本夜間九點多，因為當地太陽下山較晚，天空仍染上金黃色調。

璀璨的燈光對映著天空婉轉餘暉、河畔流光溢彩，構成一幅極具魅力的畫面，讓人不禁頓生拍照之念，紀錄墨爾本魅力之美。

評審評語 /

將城市夜晚的繁華、光影與節奏凝聚於影像之中。反映出城市夜晚獨有的魅力和生命力。

光影映照傍晚河景之美。